

和解

□吴友松(江苏淮安)

司机老万有俩宝贝儿,一个是车,还有一个是他的女儿。车是老万的心肝,女儿就是他的眼珠子。

女儿是老万的骄傲,大学毕业,长得漂亮,在政府机关上班,可28岁了还没找到对象。老万想起这事就叹气。

老万对未来女婿的定位很高,必须是名校毕业,最好高大英俊。无奈县城的优秀男青年实在太少,年复一年,老万的标准一降再降。如今,他只盼女儿能够早些嫁出去,未来女婿只要对女儿好,其他都不重要。

这天,老万接到出车通知。他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,大门口开进来一辆崭新的宝马车。车上下来个男青年,瘦高个儿,眉目清朗,很是帅气。

“你是驾驶员师傅吧?我是成吕旭,刚参加工作,要坐你的车去省城,还有个人一块儿走,正在门口等我们。”

老万听对方称呼自己时连姓名也没有,心中有些不满。车子开到大门口,接了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子,向着省城方向前进。

两个年轻人坐在后排,包子、牛奶一顿吃,吃完把纸袋、纸盒用塑料袋装好放到副驾驶座,说:“师傅,麻烦你下车时扔一下。”

老万的不悦立马就升了级,心里长草似的不舒服:“这些年轻人没大没小的,我是司机,没有义务给你们扔垃圾!”

男孩子是做技术的,25岁,研究生毕业,刚参加工作;女孩子是做业务的,24岁,已经结婚了。24岁就结婚了,这又触动了老万脆弱的神经。女儿都28岁了,婚姻大事还丝毫不见动静。老万问女儿谈了没,说没呢;给她介绍对象吧,她一口回绝,说一概不谈。

车子开到了省城,两个年轻人下车去办事。老万把座椅放倒,闭目养神。

“驾驶员师傅,去食堂吃饭啦!”老万一下子惊醒了——成吕旭没大没小地在喊,还不停敲车窗。

下午返程,老万全程黑脸。快到服务区时,成吕旭说:“驾驶员师傅,到服务区停一下,我上个厕所。”

老万一下子怒了:“什么驾驶员、驾驶员,我有姓!我姓万!一万的万!懂不懂礼貌?下车别忘了把你的垃圾袋拿走扔掉!”

成吕旭被这突如其来的责怪搞蒙了,他喃喃地说:“万师傅,您认识万丽丽吗?”

“当然认识!她是我女儿。”

“她是我女朋友,我们认识三个多月了,我喜欢她。”

老万只觉得有一群野马从心头狂奔而过,将那些不满一下子踏平了。他连忙拎起副驾驶座上的垃圾袋,说:“孩子,我去扔垃圾。卫生间在东边,快去快回呀!”

冲突

□邵富伟(河南洛阳)

狗子从郁山回来,雪下得急,铺天盖地。他开着车七拐八拐,一路如履薄冰。没承想,下山就蹭上一辆车。

狗子下车一看,对方的车就蹭掉了一点儿漆,心想给人家两百块钱私了得了。可那人俩眼一瞪:“你瞎了?!我这路虎就值两百块?”此人脸圆肚大眼睛小,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。

“那你说多少钱!”

“两万!”

狗子直担心那小眼眶要瞪破了。心想,我虽是个唱戏的,这些年走街串巷吃惯了话头,可你也不能这样讹人吧?这是逮软柿子捏哪?

气归气,狗子还得忍着:“五百,兄弟,我黄狗子这么多年还没蹭住过这么好的车呢!”

“黄狗子?你是唱戏的黄狗子?”小眼突然放光。

“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,黄狗子!”

“好!我记住你了,明天涧河边上再来说事。”

“见就见,谁怕谁!”

雪下得更急了,漫天飞舞的雪花搅浑了天地。

第二天,狗子迟疑着来到了涧河边。风急

冰封,不见人影。狗子想,我欠揍啊!那货不找我,我倒主动送上门了!

忽然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,小眼笑眯眯地望着他。

狗子很干脆:“说吧,多少钱?”

“还记得你给夕阳红敬老院的老人唱戏的事吧?”

狗子打小学戏,下岗后和一群戏友时不时出去演一把。业余爱好嘛,如今也拥有众多老年粉丝。上次,他们去夕阳红敬老院演出,可把那帮老头老太太乐坏了。

“记得啊!”狗子想想都有点儿兴奋。

“我爹一直就在那个敬老院。”小眼眼圈红了,“现在他重病在床,一直念叨着想听你唱戏哩。”

小眼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递过来:“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。”

狗子明白了:“钱,你收起。走,上车,去敬老院!”

“穿林海,跨雪原,气冲霄汉……”唱豫剧的狗子竟然哼起了京调。

雪花漫天飞舞,美丽而纯净……

如果

□锁夜(广东梅州)

心琳一直想把她与恬美的故事写下来。

十七岁那年,俊是班里的焦点,也是球场上的焦点。

心琳是班里的尖子生。上苍赐予她聪明的脑袋,却给了她芦柴棒似的干巴身材,还有那要命的单眼皮。才华无法弥补她容颜的平庸。

恬美也是班里的风云人物,所有形容美丽的词汇搁在她身上都不为过,只是她脑袋里装的似乎全是泥巴,挂科是她的家常便饭。

这样的两个人却成了好朋友。

恬美说,以后她要嫁给一个英雄,要帅,要阳光,只能爱她一个人。恬美说这话时,眼睛不自觉地瞟向球场上的俊。心琳便故意傻笑。

她们共享彼此的一切,包括俊给恬美的信。信纸像白鸽展翅,露出一羽光活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——怎么只有这一句?莫名其妙,什么鬼东西?你看看!”恬美嚷着,脸上的骄傲瞬间变成了迷惘。

心琳不愿意看。她的心已碎成千片万片:“我也搞不懂呢。这‘难为水’莫不是……”

“难在一起?”恬美抢过话头。

心琳装模作样地琢磨了一番,重重地点头。恬美紧咬着嘴唇,纤细的手指拼命地撕扯着信纸:“有什么了不起!你以为你是谁啊!”

“别难过,恬美,你那么漂亮,全校男生都是你的崇拜者!”

恬美被逗笑了,脸上开出了美丽的花儿。

后来,心琳成了网络作家,恬美成了幼儿园教师。两个人虽然天各一方,但仍保持着联系。有时,心琳想,如果没有十七岁那年的心结,该有多好呀!

她决定动笔。她要让恬美在小说里圆梦,好弥补自己内心的亏欠。

她设想恬美在多年以后与俊意外相逢。

她设想恬美与俊误会、苦恋,经过各种考验,终成眷属。

她还曾设想把恬美与俊的相逢改在十五年后,两个人都有了家庭,俊是霸道总裁,恬美是美貌少妇,该死的爱情重新燃烧了他们。

……

她想了很久,写了很多,可是总觉得不满意。她找不出哪里写得不好,却无法说服自己喜欢上这些作品。

心琳写不下去了。是时候告诉恬美十七岁那年的真相了!或许,恬美可以告诉她这个故事到底该怎么写。

她已经半年没联系恬美了。她买了飞机票,悄悄地去了恬美生活的城市。

门铃响了几声后,一个面容憨厚的男子走了出来,腰间系着围裙,手里拿着锅铲,脑门上淌着豆大的汗珠。

心琳以为自己走错门了。这是恬美家吗?

男子笑着回头叫道:“宝贝,有人找你!”

恬美走出来,看到心琳,开心得像只小鸟般尖叫起来:“琳!我都忘了告诉你了,我上个月订婚了!”

“啊?祝贺你!”

“琳,咱俩心灵相通呢!瞧,过几天我结婚,你就来看我了!”

心琳终于忍不住问:“你还记得上高中时,有男生给你写过一封信,信上只有一句诗吗?”

“那会儿我收到的信太多,哪还记得什么诗啊!”说着,恬美便拉着心琳去看婚纱。

“这样,也好。”心琳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
小小说超市

主持人:刘建超

绘图 茜文

